

门背后的天堂

一个关于青春、成长、爱情、背叛和复仇的故事……曾经与天堂近在咫尺，她却亲手合上了通往天堂的门……



解
燕
燕

2006年

最新力作

青春文学畅销书作家



门背后的天堂

解嬿嬿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门背后的天堂/解嬷嬷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1

ISBN 7-02-005372-6

I. ①门… II. 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6814号

责任编辑:王晓亚 王瑞琴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李 博

门背后的天堂

Men Bei Hou De Tian Tang

解嬷嬷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天津新华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00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1/32 印张9.875 插页2

2006年1月北京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ISBN 7-02-005372-6

定价20.00元

目 录

序 曲	1
Chapter I 怪胎学校、怪胎学长和怪胎女魔头	3
Chapter II 恶 整	30
Chapter III 女魔头的约定	59
Chapter IV 逃跑,和搞砸的订婚宴	89
Chapter V 新一任女主角的诞生	118
Chapter VI 不一样的烟火	148
Chapter VII 寄宿,在水深火热的地狱	172
Chapter VIII <i>The way you look tonight</i> 你今夜的容颜	199
Chapter IX 天使曾经来过	230
Chapter X 门背后的天堂	264
尾 声 飞翔的鸟拒绝忧伤	297

序 曲

寂静的天堂
有车驶过
它装载着
充满忏悔的灵魂

“不属于自己的,无论拥有多久,终究留不住。”

看着手中的说明书一直以来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句话会反复出现在她的日记本上,为什么明知无法拥有,却迟迟割舍不下,让它成为日记本上最后的一句尾音。人生篇章的最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感慨。

然而此刻,当舞台灯光在头顶打亮,当重重幕布在机器的操作下发出迟重的声响缓缓拉开,当一切迫在眉睫即将发生,我才突然明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快,快,退回来,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身后,工作人员急急地拉着我走向后台,掌声在我隐入黑暗的那一刻隆隆响起,在整个剧场里回荡,像是这个审判之夜魔鬼的序曲。

“哇,今天院里的教授几乎都来了,瞧,瞧,连院长都来了!”负责舞美的萧琴在拉开的帷幕后探头探脑,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

“导演,有你的! 院里重量级的人物都来了,连报社记

序

曲



者和学生家长你都能请到,咱们不好好表现太对不起这么大的场面啦!”

候场的演员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即便是表演系的毕业大戏都没有这么大的阵容。一个由二年级的学生自编、自导、自演、自发组织演出的剧目,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和关注,难怪台前幕后所有参与的人员会激动成这个样子。

回应他们的是我的微笑,谁也不会发现那嘴角凝成的讽刺。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拿出导演的架势,为身后的人打气,也一再提醒自己。

既然走到这一步,就必须走下去。

强烈的灯光,使我看不清楚台下的一切,然而我心里清楚地知道“猎物”正坐在台下第一排正中的位置,带着闲适的微笑饶有兴趣地看着舞台上演绎的一切。

他以为自己仅仅是个观众。却不知道这整出戏,他才是真正的主角。

我所执导的一切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待。

Chapter I 怪胎学校、怪胎学长 和怪胎女魔头

我料到了，
这一对男女也许是我命中的克星，
在我与他和她第一次面对面的时候，
便深深怀有这种预感，
只是，
我料到了我与他们注定的关系，
却没有料到他们之间注定的关系。

费了好大一番力气，小米抱着画夹终于爬上了这棵老榕树。

哦，幸好，幸好，她所期盼的人依然出现在那里。

说不出心中的莫名欣喜，尽管每次爬树都让她喘得半死，尽管每次坐在树干上都让她有种摇摇欲坠的危机感，可是只要能够看到那美丽的景色和景色中必然出现的人物，她便觉得这一刻的画面是如此美好，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

嘻嘻，她的秘密花园，她的午后秘密约会。

阳光透过葱茏茂密的枝丫，在绿意融融的草地上投射出一块块跳跃的光斑，像童话中忽隐忽现的小精灵。小米伸了个懒腰，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在呼喊，好喜欢这样



阳光灿烂的日子，好喜欢这样安静、弥漫着树叶清香的午后。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打开画夹，抽出画纸，静静地用画笔将视野中的一切留驻在凝固的空间。

黑而密的头发带着一些微拳，在阳光下反射出柔亮的光泽，据说拥有这种发质的人脾气固执。

眼睛安详地闭合着，虽然看不真切，但想像中睫毛一定是浓密齐整的。当醒着的时候，这两排长扇似的睫毛下一定有一对深潭似的眼睛。

唔，鼻子很挺拔，是那种希腊鼻吧，在脸上投射出好看的阴影，拥有这样鼻子的人一定很正直。

对了，现在画到唇部了，唉，这是她惟一不喜欢的部分。嘴唇薄薄的，听说这样嘴型的人说话很刻毒，而且老是紧紧抿着，仿佛连一个微笑都吝惜给予的样子。其实如果露齿一笑的话，一定会灿烂到连地上爬的蚂蚁都要停下忙碌的脚步，跳起只有百威啤酒广告里才看得到的舞步吧。

小米停下画笔，忽然支起下巴想像着画笔下的男孩微笑的样子，那一定很暖，很暖，是那种连心底都会升起小太阳的微笑。

真帅啊！小米在内心夸张地感叹。

这是她为他画的第几张肖像了？记不清了，得把画夹里的画稿一张张数过来才行。虽然画了那么多，可每次几乎都是同一种姿态——那男生或仰、或侧、或趴在草地上睡午觉。

她可不是偷窥哦，只是某一天，当她爬上这棵高高的大榕树，以为终于找到一处无人打扰的地方安心作画时，他进入了她的视线。

就躺在离她五米远的地方，一个在树上，一个在树下的



就躺在离她五米远的地方，一个在树上，一个在树下的草坪上；一个隐藏在绿叶的阴影中，一个暴晒在晴朗的阳光下。他就像故事里的睡美人，噢，不，应该是睡王子，出现在一个和今天一样晴朗的午后。



草坪上；一个隐藏在绿叶的阴影中，一个暴晒在晴暖的阳光下。他就像故事里的睡美人，噢，不，应该是睡王子，出现在一个和今天一样晴朗的午后。

一次，两次，当小米第三次爬上老榕树，第三次用素描笔轻轻描绘出他的睡姿，第无数次凝视着他沉睡的身影微笑时，她知道自己和这个不知名的人建立了某种联系。这片校园深处的小树林，这棵大榕树将是她和沉睡王子秘密约会的地方，她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约会。

虽然心底里一直有个小小的声音建议她去看看他清醒时的样子，看看想像中的他和真实版本的他有多大的区别，尽管这样想着，可每次只要那男生一有转醒的迹象，她便像做贼一样仓皇逃跑。

她想她并不是害怕被发现后的尴尬，而是担心那种美好的感觉因为现实的面对而被破坏。他不需要知道她的存在，她也不需要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要他这样静静地待在她的视野里，她的画面中，就足够了。

“听说安学长最喜欢来这里噢。”

“不会吧，这里阴森森的，他来这里干吗？”

“谁知道呀，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打听到的，所以来这里试试看嘛！”

“嗯，如果遇到了，我们要怎么跟他讲。”

“哎呀，到时候再说吧。”

意料之外的对白出现在不远处，很遗憾地打破了此刻完美静谧的气氛。两位小女生显然选择了以到处找人的方式来消化刚刚吃完的午饭。

啊！小米扯着头发，她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午休时光，就被这样生生破坏了。喏，喏，沉睡王子打哈欠了，揉眼睛了，

就要醒了。当下，她迅速收拾起纸笔，把画夹往肩上一搭，四肢并用地顺着树干往下爬，快，快，快，一定要赶在男生醒来之前逃掉。

莫非定律：好的开始，未必就有好的结果；坏的开始，结果往往会更糟。

果然，无数次成功“逃逸”的经验并没能帮助她这一次撤得更顺溜。鞋底踩在树干的青苔上，在即将落地的那一刻狠狠地滑了一跤，小米当下噤噤噤倒退数步，最终还是歪倒在草地上，媲美哈利·波特的眼镜滑落在地，狼狈万分。

呜，怎么这么倒霉？小米眯着茫然的眼睛，手指在草地上摸索。

“同学，你努力扯的是我的头发。”低沉还带着浓浓睡意的嗓音突然在小米耳边响起，“还有，在你把我当做人肉坐垫之前，能不能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有一瞬间，她张大嘴告诉自己那一定是幻听，当然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只持续了十秒钟。下一刻一声惨叫呼啸而出，激起雀鸟无数，寂静的小树林中，清脆地响起镜片被踩碎的声响，宛若纯洁少女脆弱的心灵开裂成一瓣瓣。

小米心急火燎地一跃而起，来不及哀悼被自己狠狠踩烂的眼镜尸体，顾不得四散的画稿，更顾不得回头查看“受害者”的状况（其实是没胆），夹着画夹就朝校舍的方向冲去，参加百米赛跑都拿不出这样的速度。

咚！逃逸者慌不择路，一头撞在了大树上。

·# ¥ % …… % — % …… * % …… *

呜呜呜，她的鼻子一定被敲扁了，呜呜呜，她竟然一屁股坐在了人家的身上，呜呜呜，今天穿了裙子，呜呜呜，

Hellokitty 的小裤裤走光了,呜呜呜,不要做人了……

哀泣声融在风中,夹杂在树叶沙沙的响声中,在林间回荡。

传统的邂逅似乎应该这样继续:男生目送着女生的背影远去,为没有看清她的真容而扼腕,从此将她铭记在心中,希望下一次在同一个地方能够再度相逢。

如果你相信这样的桥段,那一定太过相信童话,或者中言情小说的毒太深。

事实上,当沉睡王子握着差点被压成粉碎性骨折的肩膀惊醒的时候,他以为天上掉下了一头猪。

当小米逃之夭夭的时候,他确实目送她的背影远去并扼腕,扼腕自己没有以眼杀人的本领,扼腕自己没来得及看清这个逃逸者的真面目。

他真的将她牢记心中,超过学校任何一个女生。他一定要在芸芸众生中把她找出来,好报复她,恶整她,让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让她后悔曾经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下午,用这样恶劣的手段终结了他的好梦。

她是谁?

她是谁?!

她是谁!!!

他问春风,风冷冷吹过他的脸颊。

他问蓝天,蓝天立刻乌云密布。

他问草地,然后找到了答案——

一张画稿不偏不倚地躺在他面前。

“睡梦中的美少年?”念着画稿上令人肉麻的标题,他撇了撇嘴。严重的少女漫画的画风,好好的一个男生偏要画得这么不男不女,哼!恶心!



“哇，安学长的这张画像好帅哦！”

尖叫声突然在耳旁响起，还未等他反应过来，手中的画已经被人抢了过去。

“真的，比他本人更帅耶！我要收藏！我要收藏！”

两个小女生捧着画像忘乎所以地尖叫着，流着口水，几乎已经忘记第三个人的存在。

“你们是说，”纤长的手指非常优雅且坚定地把画稿抽了过来，“画面上的这个不男不女的人不会正好是——我——吧？”

“你？”两个小女生终于抬起粘在画稿上的眼光，然后齐声惊呼，“安学长！”

好帅、好帅哦，安学长还是本人比画像更帅哦！

“是不是？”安承凯晃着手中的画，微笑而礼貌地问道，努力不让额头跳动的青筋太明显。

“当然是啦！谁画的，画的真好#·¥%·%……#——”两个女生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但这对他已经不重要了。

竟然把他画成这种娘娘腔的样子，罪状又多一样。

把画稿紧紧攥在手里，安承凯仰头对着老天宣布：她死定了！

我死定了！

当小米从医务室的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脸上横七竖八地贴了N张创可贴，裸露的部分皮肤还被黄澄澄的碘酒所侵略，乍一看这哪是一张人脸，简直就是一幅毕加索的抽象画。



“我……我……这……这……”小米颤抖着手指指着镜中的自己，她不过是脸上有点擦伤，脚上撞了几块淤青，以为擦点药就能搞定，怎么眨眼间就被弄成了ET？这也太强了吧？

“好吧，我承认大学修护理这门课的时候有点混，但你也不用摆出一副要中风的样子。”医务室的年轻女医生不耐烦地从武侠小说中抬起头来，对自己创造的恐怖造型毫不内疚，“吸取教训，以后不要随便和人打架，后果有多严重，现在你知道了吧？”

“我哪有——”冤屈还没有申诉完，医务室的门被人狠狠撞开，不幸站在门背后的小米再次惨遭撞击，整个人粘在墙上成壁虎状。

“医生，医生，他不行了！”

冲进门来的是一群男生，其中一个手臂弯成诡异的弧度被众人扶着，一头冷汗却咬紧牙关死不呼痛。

“又是打架？！”女医生冷冷地把书扔在桌上，“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好勇斗狠，你们精力那么充沛就不能去学着做好事？”

“没打架，是打球不小心撞的。”众男生心虚地辩解着，把伤者往病床上一扔就想开溜。

“别——扔——下——我——啊！啊！”不知为什么，刚才死也不吭声的硬汉看见自己要落单，竟然一脸惶恐地挣扎起身，可惜这个企图被女医生轻轻一掌便终结了。

“知道怕了？知道怕别打架呀！”女医生摩拳擦掌做着热身运动，“放心，就接个骨，死不了人的。”

“不要，我不要你治！”即使痛得死去活来，男生还是有骨气地拒绝。

“来不及了。”女医生微微一笑，凑近病床，只听得咔、咔、咔几声骨头响，杀猪般的怒吼震得窗玻璃狂抖。

“啊！痛，痛，痛，××真痛！你谋杀啊！”男生抱着手臂在床上翻来滚去，这哪是治疗，简直是酷刑！

“好吧，我承认大学没有学过接骨这门技术，实验失败。”女医生神色轻松地耸耸肩，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扔在病床上，“赞助你打个120吧，耽误治疗，手废了可别怨我。”

“你，你——”男生几乎要口吐鲜血、气绝身亡，“我手都这样了，你要我自己打120?!!”

“你不是还有一只好手吗？”女医生重新埋头进入她的武侠世界，最后轻轻搁了一句，“吸取教训，以后不要随便和人打架，后果有多严重，现在你知道了吧？”

“呜……我……知道了……”男生涕泪纵横地拨着电话，“急救中心吗？救命啊！”

……

太恐怖了！

小米蹑手蹑脚地从门后偷偷摸出，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在她十六年的短短阅历里，一直对救死扶伤的医生抱有二十万分的崇高敬意，可是眼前这位眉目娟秀、身材瘦小的女子却彻底打破了她的幻想，原来披着天使外袍的魔鬼是如此可怕。摸着脸上斑斑驳驳的胶布，小米不由得庆幸，比起刚才那个男生的遭遇，女医生对自己已经算得上仁慈了。

但是她的庆幸并没有持续太久，就在她试图趁着混乱逃离生天之际，一只魔手又将她拖回地狱。

“呜，呜，你别走，你要做人证！”哭哭啼啼才拨完急救电话的男生恰恰看见小米想要从门口鬼鬼祟祟地潜逃的举



动，当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前去逮到人再说。

“哎呀，干吗呀，放开我！”我甩，我甩，可小米再怎么拼命甩，也甩不脱这个独臂虎。

“你看到了，这个女魔头是怎么整我的，你要做人证！”

“我什么都没看到，你拉拉扯扯的干吗呀！医生，医生！”

“你有没有良知，有没有正义？”

“我没有，我没有，我就是没心没肺，放开我！”

“不放，就不放！”

.....

这边厢两人吵得热火朝天，那边厢女医生看书看得不亦乐乎，连头也不屑抬，甚至拿出 MP3，用耳机把所有影响她阅读的噪音统统屏蔽。

“总之不管，我不要一个人待在这里，等救护车来了我就放你走。”

“我又不认识你，为什么陪你待在这个吓人的地方，你放开啦！”

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神力，小米手足并用把男生狠狠一推，只听喀嚓一声，他的那只好手登时卡在了病床的栏杆里。

“你，你，你——狠?!”男生连呼痛都来不及，带着一脸难以置信的神色看着小米，天要亡他，这个矮个子丑不拉叽的女生竟然把他的另一只手也弄断了！他一定要，一定要——

昏厥。

“医生!!!”小米尖叫一声，冲了过去，稳稳地将男生抱在怀里。就在这一刻，女医生抬起了头，医护室的门也恰好